七十二家集

班蘭臺集卷之三

漢北地班固孟堅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議

匈奴和親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戎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絕棄放不與交接

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絕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爭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脩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為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

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經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絕之來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哉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

符命

典引 有序 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

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病疾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

儔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盍詠雲門者難爲音溯隨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易太極是生兩儀烟烟熅熅陰陽和一相扶貌也有沈而奧有浮而清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爲地浮而清者爲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升天道浮而氣降升降交錯則衆類同矣肇命民主五德初起民主者天

子也尚書曰成湯衛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
德自伏羲巳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
終於水則
復始也
同于草昧玄混之中
易曰天造草
昧混猶溷濁
踰
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
言結繩
書契已
往其道寂寥無聲莫能以相告
故易系不得綴連也綴知銳切
厥有氏號紹天
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夐乎其
書猶可得而脩也
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
太昊曰伏羲炎帝曰神農黃
帝曰軒轅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高
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開
道人
事
亞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
稽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

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周天還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各據其一行而堯爲之正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公起兵入關後爲漢王以卽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後歸其子留秦者爲劉氏以是明之漢爲堯後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乖彝倫斁而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量洪業表相祖宗贊揚廸哲相助也始受命

爲祖繼中爲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明祖宗揚明其蹈之德備哉粲爛眞聖明之式雖皐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褊矣茲孔子也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熛胡縊莽分尚不泄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王莽皆先已誅天之所爲先除也然後欽若上下恭輯羣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靡號師矢敦奮撝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氏曰撝謙敉

野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遜著炎運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際云爾謂大漢之德也蓄聚也洋溢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本事曰誥戒事曰誓鋪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賾可探也洪大也纖細也並開迹於一簣同受侯甸之服弈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韋豕韋顧巳姓之國皆夏諸侯黎崇殷諸侯也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文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至于參五華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天邑天子邑也是故茲

士盡而不敢武稱未盡善有慙德不其然與武周樂也韶殷樂也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伐也豈不然乎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頌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對答也舄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明哉舄奕光曜流行貌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漢朗而不渝耳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言測度[illegible]本至唐虞

任舜育庶化契成稷皆爲之父母稷契範也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宣謂光也重謂高祖光武爲二祖者文曰大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孝明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緝美相因而起也神靈日照光被六幽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區鬼區絕遠之區也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順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言明定天地人之道明登天之功非堯莫能與也尚書曰昭登于上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下朒朓側匿盈縮之異也外運渾元內霑豪

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乃始虔鞏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鞏亦勞也至於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猶未章也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葸與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

俯而進曰（俯而無禮則悖）陛下仰監唐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巡靖黎烝懷保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燔瘞懸沈肅祇羣神之禮備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肉角馴毛宗於外囿（視明禮脩則麒麟來應）擾緇文皓質於郊（思睿信立則白虎擾）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龍見）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三足軒翥於茂樹（烏反哺之烏至孝之應也）若乃嘉穀靈草奇獸神禽應圖合諜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天子冢內也）日月邦畿卓犖

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周姬有素雉朱烏玄秬黃
叅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
如也蓋用昭明貴畏承聿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亦以龍虁文武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
身而有顓辭也若然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充
厥道恁思也旅陳也啓恭館之金縢御東序之秘寶以
流其占恭館宗廟金縢之所在東序牆也尚書曰顓頊河圖雒書在東序流演也雒書皆存亡之事尚覽之以演禍福之驗也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河圖洛書至信至明孔猻先命聖孚也
而出天賜之使覩而行之

錄道也言孔子先定道誠至信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體行正性習者所據今天子復躋之逢吉丁辰景命也言逢此吉宿此時皆皇天之大命也膺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因定以和神治定作樂以和神荅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穆寀次於心瞻前顧後豈蔑清廟憚勑天命也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以垂精遊神苞舉藝文屢訪羣儒兪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

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肴殽食也肉曰肴骨曰殽水深曰淵水本曰源叢木曰林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誼之叢藪也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肴殽而循行以天應之至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又曰肴殽惟旅既感羣后之讜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矣讜當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吉也將緝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扇遺風播芳烈久而逾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律其疇能亘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此道惟唐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設難

答賓戲 有序

永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譏以無功文感東方朔揚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

彰是以聖喆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烈之餘事耳今吾子幸游帝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浮英華湛道德矕龍虎之文舊矣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使見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蔕下無所根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潛神默記緪以年歲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濤波摛藻如春華

猶無益於殿最也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逌爾而笑曰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闇道德之實守窔奧之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騖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游說之徒風颮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猋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當此之時搦朽磨鈍鉛刀皆能一斷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眄

而捐相印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鼃而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因勢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迕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羇旅騁辭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據徼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朝爲榮華夕爲顦顇福不盈眥禍溢於世凶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韓設辯以激君

呂行詐以賈國說難旣遭其身乃囚秦貨旣貴

厥宗亦墜是以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

之氣彼豈樂爲迂濶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

漢洒掃羣穢夷險芟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

羲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

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同源共流沐浴玄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譬猶

草木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

時者苓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

今吾子處皇代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覩欲從堥敎而度高乎泰山懷氿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爲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齊甯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皆俟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勳也近者陸

子優游新語以興黃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辯章舊聞揚雄譚思法言太玄皆反時君之門闕究先聖之壼奧婆娑乎術藝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其亞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方乃文乃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哲之常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

供巳味道之腴神之聽之名其舍諸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荊石隋侯之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眡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應龍潛於潢汙魚黿媟之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𧈡昊蒼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

鈞和鵠發精於鐵石利淬出劃於無垠走亦不
任厥政於彼刃散密爾自娛於書文

班蘭臺集卷之四

漢扶風班固孟堅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頌

竇車騎北征頌

車騎將軍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之妙姿蹈佐歷握輔撥翼肱聖上作主光輝資天心謨神明規卓遠圖幽冥親率戎士巡撫彊城勒邊御之永設奮轒櫓之遠徑閔遐黎之騷狄念荒服之

不庭乃總三選簡虎校搠部隊明旌號援謀夫
於末言察武毅於俎豆取可杖於品象拔所用
於玄凾料資器使釆用先務民儀響恭吞炎彩
附羌戎相率東胡爭鶩不召而集未令而諭於
是雷震九原電曜高闕金光鏡野武旗矜蜺衢
雞鹿超黄磧輕選四縱所從莫敵馳飈疾踵蹊
迹探梗莽探嶰阨斷溫禺分尸逐電激私渠星
流霰落名王交手稽顙請服乃收其餘鏃于鹵
甲冑積象如丘阜陳閱滿廣野戢載連百兩撒

數累萬億放獲驅孥攜城拔邑擒敵之偁尤容誣診響陪東夷埃塵戎域然而嗚呼鬱積未是厥願甘平原之酣戰矜訊捷之累算何則上將崇至仁行凱易弘濃恩降溫澤同庖廚之珍饌分裂室之纖帛勞不御輿寒不施襌行無偏勤止無乘役惟蒙譏而愎戾順二者異而懦夫奮遂踰涿郡跨祈連藉庭蹈就疆獨崤嶺轔幽山趨凶河臨安候軼焉君與虞衍顧衛霍之遺迹職伊秩之所遞師橫鶩而庶御士怫悁以爭先

回萬里而風騰劉殘寇於沂垠粃不賦而師贍役不重而備軍行戎醜以禮敎忻鴻校而昭仁文武炳其並隆威德兼而兩信清乾鈞之攸冒拓幾畧之所順衆芍巘而戢戈回雙麾以來運於是封燕然以隆高禮廣鞮以弘蹟銘靈陶以勒崇欽皇祇之祐貺宣惠氣盪殘風輌泰幽嘉凝陰飛雪瀼庶其雨洒淋榛枯一握與嘉卉始濃土膏含養四行分仕於是三軍稱曰亹亹將軍克廣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乎首天潜

耿介與神參

東巡頌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嶽崇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龢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給于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旃旌

銘

封燕然山銘有序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淸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鹿

經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
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
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
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
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
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
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
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崛熙帝載兮振萬世

高祖沛泗水亭碑銘

皇皇聖漢兆自沛豐乾降著符精感赤龍承魁流裔襲唐末風寸天尺土無俟斯亭建號宣基維以沛公揚威斬虵金精摧傷涉關陵郊係獲秦王應門造勢斗璧納忠天期乘祚受爵漢中勒陳東征剟擒三秦靈威神佑鴻濟是乘漢軍改歌楚衆易心誅項討羽諸夏以康陳張畫策蕭勃翼終出爵褒賢裂土封功炎火之德彌光以明源清流潔本盛末榮敘將十八贊述股肱

休勛顯祚永永無疆國寧家安我君是升根生
葉茂舊邑是仍於皇舊學苗嗣是承天之福祐
萬年是典

十八侯銘

酇侯蕭何

猇猇相國弘策不追御國維綱秉統樞機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于酇

將軍舞陽侯樊噲

猇猇將軍威蓋不當操盾千鈞鼘主項堂興漢破楚嬌嬌忠良卒爲丞相帝室以康

將軍留侯張良

赫赫將軍受兵黃石規規圖勝負不出帷幄令惠

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光榮舊宅

太尉絳侯周勃

懿懿太尉惇厚朴誠輔翼受命應節御營歷位卿相土國兼升見危致命社稷以寧

將軍平陽侯曹參

蹇蹇相國允忠克誠臨危處險安而匡傾興代之際濟王立名身履國土秉御乾楨

丞相戶牖侯陳平

洋洋丞相勢謫師旅援攘楚魏爲漢謀王六奇

厥厄揚名于後

南宮侯張敖

堂堂張敖耳之遺萌以誠佐國厚跡建忠功成
德立襲封南宮亟號萬春永保無疆

衞尉曲陽侯酈商

衎衎衞尉德行循規遭兄食其隕歿於齊橫恥
愧景刎頸自獻金紫襃表萬世不刊

將軍潁陽侯灌嬰

煌煌將軍輔漢久長威震呂氏姦惡不揚寇攘

殄盡邪迎代王功顯帝室萬世益章

將軍汝陰侯夏侯嬰

斌斌將軍鷹武是揚內康王室外鎮四方諸夏乂安流及要荒聲騁海內苗嗣紀功

將軍陽陵侯傅寬

休休將軍如虎如羆御師勦陳破敵以威靈金躍楚火流烏飛將命仗節功纖永垂

將軍信武侯靳歙

斤斤將軍忠信孔雅出身六師十二匹旅折衝

扞難遂寧天下金龜賞德延爵傳後

丞相安國侯王陵

明明丞相天賦挺直剛德正行不枉不曲功業

成著榮顯食邑距呂奉主昭然不惑

將軍襄平侯韓信

桓桓將軍輔王克征奉使全璧身泏項營序功

差德屢讓以平轉北而遊雲中以傾

將軍棘津侯陳武

巖巖將軍帶武佩威御雄乘險難困不遠仇滅

王定四海是禎功成食土德被遐邇

曲成侯蠱達

晏晏曲成與從龍騰安危從王赤躍以升赫赫

皇皇道彌光明惟德御國流及後胤

御史大夫汾陰侯周昌

肅肅御史以武以文相趙距呂志安君身徵詣

行所如意不全天秩邑土勛乃永存

將軍青陽侯王吸

邑邑將軍有黃衆從建謀正直行不匿邪入軍

討敵頂定天都佩佺要印亘星爲家

論

辨莊論

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趨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又

太古之世不車不舟陸走以遊不棟不宇巢穴而處

連珠

擬連珠 五首

臣聞公輸愛其斧故能妙其巧明主貴其士故能成其治

臣聞良匠度其材而成大厦明主器其士而建功業

臣聞聽決價而資玉者無楚和之名因近習而取士者無伯王之功故璵璠之爲寶非駔儈之術伊呂之爲佐非左右之舊

臣聞鸞鳳養六翮以凌雲帝王乘英雄以濟民

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

臣聞馬伏皁而不用則駑與良而爲羣士齊察

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

文

弈旨

大冠言博既終或進而問之曰孔子稱有博弈今博行於世而弈獨絕博義既弘弈義不述問之論家師不能說其聲可聞乎曰學不廣博無以應客非方之人謂棊為弈弘而說之舉其大略厥義深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成敗臧否為

仁由已危之正也夫博懸於投不專在行優者有不遇劣者有僥倖踦挐相凌氣勢力爭雖有雄雌未足以爲平也至於奕則不然高下相推人有等級若孔氏之門回賜相服循名責實謀以計策若唐虞之朝考功黜陟器用有常施設無祈因敵爲資應時屈伸續之不復變化日新或虛設豫置以自護衛蓋象庖犧罔罟之制隄防周起障塞漏決有似夏后治水之勢一孔有闕壞頹不振有似瓠子泛濫之敗一棊破窐亡

地復還曾子之廢作伏詭詐窮極權宜田單之
奇要厄相刼割地取償蘇張之姿國本自廣敵
人恐懼三分有二釋而不誅周文之德仰者之
慮也既有過失能丑弱强遂巡儒行保角依旁
郄自補續雖敗不亡繆公之智中庸之方也上
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
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及其要也至
於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推而高之仲尼概也樂
而不淫哀而不傷質之詩書關雎類也紕專知

柔陰陽代至施之養性彭祖氣也外若無爲默而識淨泊自守以道意隱居放言遠咎悔行象虞仲信可喜感乎大冠論未備故因問者喻其事

附錄

班固傳

宋范曄

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高人諸儒以此慕之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蒼納之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潜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

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僞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爲郡所覈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祕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爲漢紹

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爲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自爲郎後遂見親近時京師脩起宮室濬繕城隍而關中耆老猶望朝廷西

顧固感前世相如壽王東方之徒造構文辭終以諷勸乃上兩都賦盛稱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賓淫侈之論及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於前賞賜恩寵甚渥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後遷玄武司馬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時北單于遣使貢

獻求欲和親詔問群臣議者或以爲匈奴變詐之國無內向之心徒以畏漢威靈逼憚南虜故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虜親附之歡而成北狄猜詐之計不可固議因今施惠爲策近長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漢德以爲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不實盖自謂得其致焉固後以母喪去官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爲中護軍與參議北單于聞漢軍出遣使款居延塞欲脩呼韓邪故事朝見

天子請大使憲上遣固行中郎將將數百騎與虜使俱出居延塞迎之會南匈奴掩破北庭固至私渠海聞虜中亂引還及竇憲敗固先坐免官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椎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固所著典引賓戲應譏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在者凡

四十一篇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

贊曰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

遺事

詔召玄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後漢書

車騎將軍馬仲都明帝舅也從乘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班固為馬上三十步哀辭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
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出古曰此
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

集評

班固喻美辭壯文章壯麗最得其體 傅玄連珠序

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 陸機

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 文心雕龍

孟堅兩都明絢雅贍 文心雕龍

班固賓戲含懿采之華 文心雕龍

典引所叙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致義會文斐然餘巧 文心雕龍

孟堅才流而老于掌故觀其詠史有感歎之詞

詩品

班孟堅之文以整而奇　王維楨